



511 -

# 人类幸福论

[英] 约翰·格雷著

张草纫译

592

商务印书馆



# 人 类 幸 福 論

[英] 約翰·格雷著

张 草 綬 譯

商 务 印 书 館

1963 年 · 北 京

Джон Грей

ЛЕКЦИИ 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СЧАСТЬЕ

(选录自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5 年版《格雷选集》)

人类幸福论

[英]约翰·格雷著 张草纫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明庄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部出字第 10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3017·87

---

1963 年 9 月初版

开本 850×1168<sup>1</sup>/<sub>32</sub>

1963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数 52 千字

印张 2<sup>1</sup>/<sub>16</sub>

印数 1—2,000 册

定价(9) 0.40 元

05180

## 中譯本序

十八世紀下半期开始的英国产业革命，到了十九世紀最初二十五年已經全部完成。机器生产逐渐排斥了手工劳动而在国内取得了統治地位。在这期間，英国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資本主义的工业企业大批出现。与此同时，英国的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成长和壮大。

但是，英国的产业革命給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极端的貧困和深重的苦难。机器生产使广大的小生产者陷于破产，使农民群众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他們之中除了一部分进入工厂直接受資本家剝削外，其余的变成了失业的常备軍，經常掙扎在飢餓綫上。同时，新的工业装备又使得資本家有可能雇佣大批的女工和童工，并对他們进行极其残酷的剝削。

十九世紀初期，英国工人的工作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他們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弄得精疲力尽，而所得到的报酬却很微薄，仅够維持最低的生活。他們的居住条件同样也很恶劣，經常是一家数口挤在一个十来平方米大小的房間里。由于过度的劳动，女工的早衰和童工夭折的现象十分严重。至于失业工人的境况更是非常悲惨。

失业、貧困、政治上的迫害，以及长期对法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后果，都促使英国无产阶级对統治阶级由內心的不滿而逐渐发展为自发的斗争。不过，工人們在最初的时候还没有認識到

F237/18

自己的不幸的真正根源，而把一切都归咎于机器。因此，有一个时期，特别是在 1811 年至 1812 年間，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达到了很大的规模，直到 1819 年的工人运动之后，英国的无产阶级在现实的教育之下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不幸不在于机器，而在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

以上就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约翰·格雷(John Gray)思想观点形成的历史背景。

约翰·格雷 1798 年生在苏格兰，卒于 1850 年。幼年家贫，十四岁时就因生活所迫离开学校，到伦敦的一些大工厂和大商号中工作，开始独立谋生。由于工作关系，他到过英国的许多地方，结识了不少各行各业的人士，有机会亲眼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缺陷”和广大人民生活的贫困。后来，格雷对他所接触到的实际材料进行独立思考，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点。他曾这样说：“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无论全部或局部，都非剽窃自任何人的。”虽然，格雷在他活动的初期，曾经赞同并宣传欧文的一些观点，可是在某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始终同欧文有着严重的分歧。

1825 年，欧文的忠实弟子亚伯拉罕·寇耳布在格拉斯哥附近创办合作公社，格雷起初很想加入，后来由于在所有制的问题上同公社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结果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就在同一年中，他却写了一本“专门为了捍卫欧文计划”的著作。这本书就是《人类幸福论》。

《人类幸福论》是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卓越的文献之一。由于它具有浓厚的革命气息，同时又写得深入浅出，文笔动人，因而成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英国工人们最喜爱的

一本讀物。

格雷在《人类幸福論》中首先表述了自己对幸福的看法。他认为人的需要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生命的生物所固有的需要；一种是作为有理智的生物所特有的需要。”前者表现为需要衣服、食物和住房；后者表现为都具有求知欲。他說，在这两种自然的需要沒有获得滿足以前，人是不能得到幸福的。接着，格雷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來說明，人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不是在物质需要上得不到滿足，便是在精神需要上得不到滿足。因此，他认为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不管是富人或穷人都是不幸的。

正如英国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湯普生和勃雷一样，格雷在批判資本主义制度时也是以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学說作为武器的。格雷特別強調“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东西，能使生活愉快和舒适的一切东西，都是人类的劳动創造出来的”（本书第 12 頁）。他把社会上每一个不参加生产劳动的成員都叫做非生产者。这些人中除了向社会提供有益的服务的医生、艺术家和教师外，絕大多数都是无益的成員，他們都是靠生产階級而生活的，是向这一階級所征收的一种“直接稅”。可是，在資本主义社会中，越是把自己的劳动貢獻給有益目的的人，越是受人鄙視，而越是能够靠自己的财产来支配別人劳动的人，却越是受人尊敬。格雷认为这种现象是十分不合理的。他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中，必須把这种情况整个倒轉过来。

在旧社会中，劳动人民虽然創造了一切物质財富，养活了整个非生产階級，而自己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据格雷看来，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們不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在

这里，格雷引証了英国統計学家科胡恩的著作，指出英国生产階級在 1812 年生产了总数約为四亿二千六百二十三万零三百七十二英鎊的財富。生产階級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妇女和每一个儿童平均可以分到五十四英鎊。然而，他們实际上只从其中取得十一英鎊，也就是說，只取得他們本身的劳动产品的五分之一稍多一些，其余的部分都被非生产者用地租和利息的形式所夺走。

接着，格雷尖銳地批判了地租和利息的剝削性。他說，既然劳动是財富的唯一基础，那末地主不参加任何田間的劳动，到时候却把別人的劳动据为己有，“这就是极大的不公平”。同样的，他也譴責食利的不义性。他认为，食利是一种“用虽然合法但不公平的手段叫別人供养自己吃閑飯的方法”（见本书第 38 頁）。因此，他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让劳动人民有可能得到自己所創造的全部的劳动財富，并用自己不需要的一部分劳动产品去交换他們所需要的东西。格雷断言，如果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每年再得到近四十英鎊的收入，那末，他們就能够綽綽有余地购买生活上的一切必需品，自然，他們的生活也就会过得十分愉快。

格雷的《人类幸福論》的最有价值的一面，在于它論証了价值是工人的劳动所創造的，揭露了工人所創造的价值絕大部分都为不参加生产的資本家和地主据为己有，指出这是同以公平交换为前提的价值规律的要求背道而馳的，从而要求把劳动者所創造的財富全部归还給他們。正如恩格斯对整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所說的那樣，格雷也是“为无产階級的利益而利用里嘉图的价值学說和剩余价值学說，以攻击資本主义生产”<sup>①</sup>的。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編者序第 17 頁。

但是，我們在《人類幸福論》中也發現了作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格雷的一般歷史局限性和他的階級局限性。

我們知道，空想社會主義者從來都不認為自己僅僅是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而是以全社會各個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自居的。他們宣稱，不但要改善“最受苦的”工人階級的生活，而且還要改善社會上養尊處優的那些成員的生活。這一點在格雷身上表現得最明顯不過。格雷一方面固然深切同情被剝奪去將近五分之四的勞動產品的生產者生活的貧困，另一方面卻又憐憫剝奪他人勞動產品的非生產者的處境的困難，認為在充滿了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商人階級得到的財產數量，是他們的服务可能得到的最小數量”，“債主和房東得到的財富，是他們靠放債和出租房屋可能得到的最小數量”（見本書第 64 頁）。在格雷看來，連這些人都不能算是幸福的。因此，格雷主張在未來的社會中不但要取消剝削，讓勞動人民得到自己的全部勞動產品，而且還應該廢除競爭，以便讓商人、債主和房東得到最大數量的收入。格雷同時要改善兩個利益完全對立的階級的狀況的想法，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不理解無產階級的世界性的歷史使命，對階級鬥爭，特別是對政治鬥爭採取否定的態度，是整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共同特點。這種傾向在格雷的身上也表現得很突出。格雷雖然對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剝削人的現象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但他卻把制度同人嚴格地劃分開來，認為剝削的過錯在於制度，而不應歸罪於任何一個個別的人，甚至任何一個階級。因此，在他看來，“對於一個由於他無力判斷的情況而偶然處於壓迫者地位的人，哪怕懷有一點點的敵意都是非常不公平的”（見本書第 31—32 頁）。



从这一种观点出发，格雷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他說：“我們最不贊成采取暴力手段来消除貧困；我們相信，暴力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达到长期的改善”（本书第 37—38 頁）。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社会制度》中，格雷竟要求人民停止进行任何政治爭論，甚至应放弃向議會遞請願书的权利。在格雷看来，只要向人民指出真理，說明目前制度的錯誤，并且提出一个較好的制度，似乎不需要經過任何政治斗争就可以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由此不难理解，列宁为什么把整个空想社会主义叫做“非政治的社会主义”<sup>①</sup>。

除了上面所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外，在格雷身上还存在着由于强烈的小资产阶级傾向所产生的阶级局限性。这一点也是格雷同欧文发生主要分歧的所在。欧文把私有制看作人类一切灾难的根源，因而坚决主张加以废除，即便是小私有制也不例外；而格雷却主张保存小私有制，也就是說要保存小商品生产的条件。他說：“这里所談到的計劃，和欧文先生的計劃截然不同，但是我希望它将是有益的，它会向全世界証明，利益的一致跟个性和跟财产的差别完全是并行不悖的”（见本书第 71 頁）。这几句話充分反映了格雷的上述见解。

圣西門、傅立叶和欧文这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把按照社会主义协作的方式来組織生产看作一项首要任务。他們力图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来消除社会的貧困，从而达到改善社会全体成員的生活的目的，而格雷却从深受市場价格波动之苦的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把組織流通摆在首要的地位。他认为，“只有彻底

<sup>①</sup>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議书》。《列宁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52 頁。

改革商业制度才有可能使人们得到重大的福利”(见本书第 67 页)。正是这一种观点促使格雷后来在《社会制度》一书中提出“劳动货币”的学说,企图在不触动所有制的基础上用“劳动货币”来克服商品销售的困难,消除所谓货币对于商品的权力。

不过,格雷上述的错误见解,在《人类幸福论》中还不曾形成有系统的理论。在这本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和对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揭露。正是基于这一个理由,格雷的《人类幸福论》一直被看作是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一本优秀著作。

郭一民

1963年7月

## 目 次

原序 .....	2
引論 .....	3
对社会的一般概述 .....	12
工作对个人幸福的影响 .....	33
引文 .....	47
竞争是生产的界限 .....	59

## 原 序

下面这篇文章是论文集的第一篇，这些论文将每隔两个月左右发表一篇。这里讨论的一些问题，可能是依据跟整个教育制度向目前这一代人灌输的观念很不一致的观点来加以探讨的。因此，在那些尚未形成与自己青年时代的最初印象相反的任何观点的人看来，也许会觉得我们的见解是错误的。不过我们要问一下，上述见解果真是错误的吗？我们和传统观点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以下的方面：在旧社会，人们受人尊敬的程度，是按照他们依靠自己拥有的财产能支配别人的劳动的程度而定的。懒惰和不做事，无疑是受尊敬所必需的东西；人们受人鄙视的程度，是按照他们为有益的目的所贡献劳动的程度而定的。在新社会中，情形恰巧相反，我们愿向所有的人保证重视他们对社会的服务，我们愿按照人们为人类幸福带来的利益而给予他们尊敬，我们重视的并不是金钱，而是能改善人类体力、道德和智力状况的每一样东西。

## 引 論

有一种我們賴以出生在世界上的力量，使人产生了要和別人联合起来的願望，假如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的話，那末这就表明，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因此，如果社会上发生极端有害的混乱现象，如果有人得到一种可使其他各种人遭受残酷压迫的权力，那末这就表明，要末就是上帝創造人是要他們受苦，要末就是人們还没有認識到使人类社会变成幸福社会所应依据的那些原則。

假如人們从来就不过社会生活，那末他們的状况与其他生物就未必会有什么不同。他們从事一切工作就只是为了滿足自己基本的自然需要。由于每一个人只能拥有他靠自己的劳动习惯所得到的东西，因此，他所得到的东西是很少很少的，甚至连生活必需品方面也是如此。人們的积蓄本身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改善自己的状况。然而，人类所独有的互相交换劳动的意向，是使他們能够不可比拟地超过一切无知生物的首要原因。

既然只是由于交换的緣故，才产生了一种使个别的人能够强制地統治人民的力量，那末为什么我們經常把我們的痛苦归咎于政府的錯誤呢？請希望別人得到幸福的人們在这里想一想，好好地考虑一下吧！請他們牢牢記住这样一个事实：交换而且只有交换才是社会的基础，人們之間其他的一切关系全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請他們首先記住这个事实的全部重要意义。如果他們能

够摆脱偏见，把自己原先对人类贫困的原因所持的結論丢开一刹那，如果他们願意耐心地、仔細地分析目前的商业制度，那末他們就能在这个制度中找到造成人类本性某些可怕缺陷的原因。

慈善家經常企图用抓后果的方法来改善自己亲邻的状况，这是徒然的。要使社会得到长期的好处，需要注意原因。然而我們的各种計劃主要只是用不彻底的措施来消除贫困。我們企图依靠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的帮助来克服社会上的困苦，而这些慈善机构虽然表明了它們的善良的願望，但同样也表明了它們的无知；然而这种企图是徒然的。但願能够建立起消除产生人类贫困的原因的社会：这种社会并不給予貧乏的人以帮助，而是消除了貧乏的原因；这种社会并不用金錢来帮助穷人，而是消除了穷苦的原因；这种社会并不去捕捉小偷，而是消除了对偷盜的一切誘惑；这种社会的主要的目的是在所有的人中間平分幸福的好处，和睦地、和平地、一心一德地把人們联合起来。只要能出现建立在这个原則上的社会，它就不再需要任何的帮助；它的成就将是这样的：經過不多几年以后，一切慈善机构，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不管它們的目的是什么，都将永远关闭。

大自然的創造者——不管我們叫他什么——把自己的特性賦予了他所創造的一切东西。只有了解这些特性，重視这些特性，我們才能够使这些东西达到完善的程度，或者使它們接近完善的程度。他使植物具有自己的特性，因此在照料植物的时候，我們就要注意每一种植物的特点，就要在我們的知識和技艺可能的範圍內，保證每一种植物能得到它所需要的土壤、特殊的地势和溫度。因为我們知道，試图叫它按照我們的意見去适应另外一种土壤、地势或

溫度，將會白費力氣。創造者使人類也具有自己的特性、自己的自然權利和使用這些權利的意向，因此如果我們想使人類達到按其天性所能達到的完善程度，或者至少接近這種完善的程度，那末我們就應當使人類的一切規章制度能適應他們的天性。因為經驗經常能夠充分證明，我們不可能任性地用規章制度去束縛人類的天性而不破壞他們的幸福。使人類的天性服從於跟它相矛盾的法律、規章和習慣的企圖；纵然不是使人類遭受災難的唯一的根源，但也是主要的根源。在這方面沒有進行徹底改革以前，促使人類幸福的任何嘗試都不會有什麼結果。

我們知道得非常清楚，社會上一部分無知的人把那些贊成歐文的計劃的人稱做熱心家；而歐文本人在這些人看來如果不是瘋子，便是空想家。我們試着來說明人們對他產生這種看法的原因，並且對概然性的問題稍微說幾句話。

未必會有兩種東西相互之間的區別比實際概然性和可能的概然性之間的區別更大：前者取決於某件事物的實際可實現性，後者取決於對事物的基礎的認識。

只有不可能用一定的原因加以解釋的事物才是完全不可置信的。譬如，如果有人說，聖保羅教堂明年會自己搬到另一個地方去，這是完全不可置信的，因為誰也不能想像它有進行這樣事情的力量，而沒有這種力量，自動遷移地方是不可能的。

隨着認識事物的困難逐漸減少，事物的可能性便變得越來越大了。

譬如，如果有人對我們說，他發明了一種東西，利用這種東西他能夠在空中行動就像在水中行動那樣的方便，那末對這種說法

我們就不会持有像对待上面的例子那样的态度了，因为我們已經知道了能够促使在这方面迈出第一步的那种力量。但是由于我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逆风行进，因此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完全相信这种說法，除非讓我們看到一种我們能賴以在空中朝着我們所希望的任何方向行进的新发明的力量。

如果有一件事情，促使它产生的某种力量是容易解释清楚的話，那末这件事情就完全具有可能性。例如，我們能毫不怀疑地提出下面的說法，因为我們能証明它的正确性：“每一个英国人都有可能得到一切生活舒适品。”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知道有一种力量，它使我們有可能創造出足够的生活舒适品，甚至比滿足社会上每一个成員所希望得到的数量多两倍的生活舒适品。我們知道，所有的人都願意得到这些生活舒适品，只要他們能够得到的話。我們知道至今阻碍着广大群众得到这些生活舒适品的原因，并且将在这几篇論文中加以充分的說明；我們还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消除这个原因。我們有着取得財富的意願；我們有着創造財富的力量，我們知道各种計劃，使財富的分配能导向預期的結果。

然而这种說法必然会受到怀疑；如果不是这样，那才值得奇怪呢！因为我們可以毫不夸大地說，一百个人里面有九十九个人的见解是与刚才所說的概然性的要求或其他明智的原理不一致，只同先例相符。可是哪儿有物质福利和財富均等的先例呢？

當我們听到一件新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时，我們最初的感觉是惊奇；这种惊奇的力量，經常正好跟我們听到的事情与以前已經存在的、以前听到的或預期的事情之間差別的大小成正比。但是当我們的惊奇心稍稍淡漠下去以后，那末第一个問題将是：



“这是怎样发生的呢？”或者——如果这仅是例外的話——是：“这怎么能发生呢？”如果我们后来明白，它的原因是与結果相符合的，我们就相信这件事，否則就不相信。因此，如果上面所說的是正确的（我們不怕任何反駁），那末很明显，要認識过去沒有先例的結果，首先必須了解产生这种結果的力量，然后才能使我们觉得它是可能的。因此，假如欧文的計劃现在为大家所欢迎，那才真正值得奇怪，因为要在实际上得到一致的同意，它首先要被大家所理解。现在一千个人里面沒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在其中生长和受教育的现有的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一万个人里面会有一个人理解欧文主张的制度嗎？然而尽管这样，有无数人对問題甚至沒有作过一分钟的考虑，却指摘它是空想的、荒謬的。这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人們一般都是受先例支配的；沒有先例，直接就表明它是不可置信的。在我們从来沒有听到过汽球的事情，也从来沒有想到过汽球的事情之前，如果有人說，它比空气更輕，能上升到比天上的云更高的地方，大家就会把他当作疯子。即使有某种論点能够完全証实他的意见，也只会少数人願意接受。

如果真是这样，那末人們在听到新的結果可能由新的情况所引起之后，要是他們并不通过揭示新說法与实际现实之間的区别的途径来作出自己的判断，而是問：“这件事是由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成的？”然后只是在研究的基础上决定原因与結果是否相适应，这样，他們的行为就会明智得多。这是对待事物的唯一明智的方法。然而广大群众从来并不努力去掌握这种方法。这就是社会輿論对新事物的看法經常不正确的原因，而且仅是由于这个原因，欧文才会被人称做空想家，这些人不是过于懶惰，不想去分析他的